

《聊齋志異》中的桃花源 與烏托邦

周建科

一 恰到好處的《聊齋》

一個讀者如果可以一氣通讀——不是片片段段、道聽途說或者閱讀選挑——整部的《聊齋志異》，會發現在中國古典文學名著中，它是唯一一部不給人悲壯、蒼涼、唏噓落淚和令人為物事憾缺失落的異著之傑作。它沒有《三國演義》那樣讀後使人深感「國破山河碎」的悲涼和壯懷，也沒有《水滸傳》那樣讀完後，讓人幾乎為所有人物的歸宿感歎和無語，更沒有《紅樓夢》那樣「白茫茫一片真乾淨」的哽噎、惆悵和無奈。當然，也不會有《西遊記》中當師徒四人千辛萬苦把經卷從西域取回後，被一場颶風將所有的經典吹進河水裏，使你想要和他們師徒一樣撲進河裏打撈的衝動和遺憾。甚至連《金瓶梅》在西門慶淫欲過度暴斃後，一切人物與故事都「樹倒猢猻散」的了結、終止、寂然至「到底如此」的應驗、失落都沒有。

讀完《聊齋志異》的最後一篇小說《人妖》——一個男扮女裝的人，借此玷污女性，而最終夜睡了另一個男人被捉、被閹後，卻因其閹割，又剛巧逃過同黨被懲罰緝拿之命運。這個弄巧成拙、又緣拙而巧的故事，作為整部《聊齋》的收尾篇，剛好引人一笑，得以使讀者的情感、情緒在一笑中，如同長途跋涉了百里、千里後，疲勞到來時，有人把奶茶、糖水和凳子，端放到了你面前。

一切都是恰到好處的。

一切都是當止就止、當收就收的。沒有遺憾，也無失落。不見悲愴，也無需唏噓。整部《聊齋志異》給讀者帶來的感受就是到處都有驛站和接待的想像之旅行。是一次飢有食、渴有飲的聽書之行程。當這一遙遠的行程結束後，滿腦子都是可回味的美人谷和桃花源。一片清寂卻又滿園春色。內心虛空卻又覺得難得如此。沒有淚流，無需感歎，一種恰如其分的足滿感，宛若

在一次盛宴後的回程中，所有的甜美都還留在回味裏，且那甜美不因多淤積胃而飽嘔，不因轟然坍塌或建立，而有悲劇感或喜劇的滑稽和可笑。

從《聊齋志異》的整體說，一部巨著近五百故事，寫盡了書生命運的絕望而不給人以絕望感；寫盡了社會的黑暗而又不讓人憤懣、躁恨和衝動；寫盡了狐仙妖異女子的豔麗、俏騷又不讓人覺得胭脂和輕佻；寫盡了無盡的怪異、荒誕而又不讓人覺得失真、獵奇和為了傳奇而傳奇。乃至於在整部的小說中，幾乎所有的村莊都是荒涼的。荒涼的村頭又都布滿了墳墓和棺材。而在那墳墓、棺材、貧窮、戰爭和災難所填滿的平民百姓的苦難裏，又永遠充滿着命運的僥倖和意外——在中國自古至今的小說裏，再也沒有一部作品如《聊齋志異》樣，寫死亡如寫一日三餐和春種秋收般，而閱之卻又不讓人覺得死亡的恐懼和驚悚。《聊齋志異》給閱讀帶來的情感和平衡，如同天秤兩端的碼子完全相等樣。悲與喜，盈與缺，足滿與失落，悲愴與歡快，幽暗與光亮，所有情感的兩端都得到了顧照與均衡。

為甚麼會這樣？

因為小說中鋪排散落的美，剛好填平了故事中的醜惡、失落的坑陷和遺憾，使所有髒亂的地方都有綠草和鮮花，所有荒蕪的荊野裏，都必有遺落的鑽石和珠寶。蒲松齡讓美——審美中的美，不多不少地飽和在閱讀情感的中線上，宛若我兒時家鄉四季的春夏與秋冬，都不多不少均為三個月。

二 桃花源與烏托邦精神

在〈聊齋自志〉的序言中，蒲松齡稱其創作的目的是「妄續幽冥之錄」，「僅成孤憤之書」。而今在三四百年後，時過境遷，孤憤消退，靜心而讀之，卻覺得《聊齋志異》是一部閱讀時情感激盪，收頁後又深得撫慰的平衡書。當閱讀是零碎、挑選、隨遇而安地拿起又放下，其每個故事、每篇短章給讀者帶來的感受都是跳躍的、不同的，如同今天兒童們玩耍的橡膠圓球的連珠跳；也如同《布魯姆費爾德·一個上了年紀的單身漢》中永遠跟着布魯姆費爾德的雙腳無休無止、跳個不停那對賽璐珞球。然而在我們完整讀完了這近五百個短篇小說後，那不止跳動的賽璐珞小球卻不再跳動了；被孩子們擲拋出去的膠彈小球也收將回來了。剩下的就是安靜中的美，如同五味雜陳之後留在嘴裏的繞樑餘香樣。美——不是悲愴、淒寒、熱烈、唏噓那樣濃烈的情感與跌宕，而是平靜、雋永的情感和回憶。在每每的回憶中，小說中的各類故事都門開而至地到來和縈繞，如同無論何時何地你每次推開窗，看見的都是人間四月的春暖與花開，都是滿山遍野的花香與寧靜。

——是怎樣做到這些呢？

就因為被切割、分散、種植在《聊齋志異》中各處、各地的「桃花源」與「烏托邦」。小說的表象是人人都可領悟的美，而根深處卻是桃花源與烏托邦精神